四書待問

四書待問卷之七

臨江 蕭鎰 編

論語

八佾

夫子言夏殷之禮皆能言之而杞宋文獻不足徵若以殷因夏禮言之則不必待文獻爲徵可也

所因是三綱五常固不待取徵若夫制度文爲隨時損益者何限既無文獻雖聖人亦不能以

意度臆說也

夫子旣曰吾從周矣何以又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

以中庸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觀之則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不得不從耳非以為必當盡從周也若答為邦之問乃其素志耳

夫子嘗言學禮矣至入大廟每事問所問果嘗學之禮與抑未學之禮與

禮無不在在家庭則有家庭之禮在鄉黨則有

鄉黨之禮在朝廷則有朝廷之禮在宗廟則有
宗廟之禮禘祠祭祀共祫鬼神此禮之宗廟者
聖人明眷所照其於宗廟之禮禘嘗之義固無
所不知而所知者知其理而已至於制度之詳
器幣儀衛之細藏之府庫掌之有司者聖人前
此所未見則安能徧識而周知故於大廟助祭
之時每事而問然後為審是知聖人於禮固無
不學而每事問者蓋欲致吾心之知所知無不
盡格事物之理無不到而豈有嘗學未學之分

我自修

告朔之餼羊國之大事也子貢未嘗有仕於魯安得而欲去之

此見於師友講論之辭未必實司此事曾子聞一篇自天子達於庶人無不講明何必身蒞

里仁

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而欲居九夷何也

欲居九夷蓋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仁厚之俗莫先於此

聖人可以不擇而居在衆人則不可以不擇居蓋居陋邦唯聖人則可故所居而化不爲陋所所移或者也夷人華又安知九夷不爲仁里哉

志於仁者能無惡矣則志於道者何以猶不免有惡衣惡食之恥

仁切於心志於仁則其功夫大段已是覩切所以必無惡道字較寬凡人有志於學皆志於道也若所志泛而不切則未必無恥惡衣惡食之

事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方志於仁未是行得仁安能每事盡善以為無惡不識志於仁便可無惡否

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一心向東去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人亦然志者心之所之之謂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何以

不及仁

君子之於仁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故有仁以為之體則義為之用義以為質則禮遜信三者又義之用仁統乎義言義則仁在其中矣

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而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則君子猶有不仁者乎

仁者本心之全德天理之自然唯其心存而不放則渾然天理自無一息之間斷所以為成德之士然天理不常行則仁或有時而不存雖以

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是以君子貴乎操存也然君子固有不仁之時亦未至如小人之全不仁者有矣夫者謂無而或有之辭未有小人而仁者則小人之必不仁也審矣固知君子不仁一章蓋為小人發也

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顏子特三月不違仁者顏子將不得為君子乎

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者夫子勉人為仁之辭若顏子則已造至處不違仁者心無私欲而有

其全德三月所以言其久才有間斷隨復接續此與聖人未達一間君子不足以言之也

子曰好仁者無以尚之則好仁之人無以加矣而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則好仁者亦有蔽與

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故有好之而實者有好之而未寔者論語兩言好仁其曰好仁無以尚之者言好仁之人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是好仁而寔者也

其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者言徒好仁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必有所蔽其好之而未實者與集註以真字徒字言之義可見矣夫子嘗亟稱顏子之好學矣而子路則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也先儒謂顏子正是好仁之人子路勇於義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耳好仁而蔽夫子為子路不好學者言之也好仁者豈有蔽與夫子生知之聖而未嘗不好學故好學如夫子則無待於好而自無不仁好學如顏子則真知

仁之可好以至於仁若子路則不免蔽於愚矣蓋好之而未定者也故程子曰夫子發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奮蒙

好仁者必惡不仁惡不仁者必好仁而曰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則好惡必有輕重矣

好仁者天資温和寬厚其知仁之可舉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天資剛毅勁直真知

不仁之可惡惟恐不仁者得以加乎其身如顔子正是好仁之人豈不能惡不仁雖其好仁之分數多孟子正是惡不仁之人豈不能好仁唯其惡不仁之分數多論其資質則惡不仁者不如好仁者之渾然其工夫則好仁者不如惡不仁者之有力惡之皆成德之事此夫子所以歎其未見

以天資言好仁者較渾厚然好仁而未至反不及惡不仁者之有力蓋惡不仁者天資剛毅行

之果決真如惡惡臭之惡唯恐惡臭之及身有壁立千仞之意

人唯不能無偏重處故其所就亦必於其重處得之雖聖人以好惡分輕重然有能用力于此則好仁者所行皆仁惡不仁者所行亦皆無不仁矣其所至一也

觀過斯知仁矣君子依乎中庸仁者且有過乎

此言觀人之過足以知夫仁之所存君子雖過

于厚過于愛而不害其為仁也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貽公取于同姓而孔子以為知礼是聖人且有過矣然周公過於愛其兄孔子過於厚其君是乃所以為仁也故曰觀過斯知仁矣

過於厚過於愛處即其仁可知過于薄過于忍處即其不仁可知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則包仁與不仁而言之下文觀過斯知仁矣則又專言仁

何也

言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則厚薄愛忍自無不包言觀過則自觀觀人亦無不備言斯知仁則仁與不仁皆在其中矣故程子尹氏皆通論之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何以志於道者猶有恥惡衣惡食之累

求安飽者適乎口體之實而已恥惡衣惡食者非以其不可於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愧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

蹴食菜羹則不能出諸其戶者蓋其識致卑凡又在求安飽之下矣志於道而不免於此其志可知

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才着求字氣已不貫於人則不可求於己則不可不求所謂君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孔門弟子聰明敏達者多矣何獨以一貫語曾子子貢

曾子有踐履篤實之功子貢致博文强識之力曾子行得到子貢知得到而皆未知其理之一故夫子獨告之則二子之外諸子所至又可見矣

一以貫之夫子之告曾子子貢不同二子領會遲速亦異

知之博者不知行之篤曾子蓋篤行者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故直呼其名而告之曾子果能黙契其旨即應之速而無疑也子貢博

學多識夫子欲其知所本故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猶未能如曾子之一唯也然其積學功至於此亦將豁然有得矣先儒謂曾子是從源流下子貢是從流泝上及其至之一也

告曾子是直指其心而告之告子貢先發其疑而告之曾子守約故其悟速子貢務博故其心疑聖門師友告語之際自是不同

一貫之道曾子質魯而應之速子貢之達乃若未喻

曾子務內而守約其於聖人用履篤信力行此質魯之效也所未達者體之一耳故一告之則唯而無疑子貢方人而以言語称夫子謂其億則屢中其為明達可知矣然學博者多不能守約務外者必不肯力行其於性與天道雖能聞其所以然未必能體其所以然故猶未免以多學窺聖人也其不速喻也宜哉

夫子之於參也所以達其至於賜也所以廸其歸

凡人之性魯鈍者其力專而明者其見遠見遠者能將而閱了事情力專者時敏而篤於行寔此二子之於一貫所以喻之有遲速也魯齋

夫子告曾子子貢一貫則同何以有知行之異

以忠恕明一貫驗得是行以學識明一貫驗得是知一貫固不分彼此但向人語處入門各自塗轍耳

曾子聞一貫則曰唯可謂應之速而無

疑者夫子何以稱爲魯

孔門弟子聰明才辨不爲少矣而一貫之旨唯曾子爲能領此而曾子質魯之人耳蓋質之魯則其爲學也誠篤故于聖人日用之道無不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唯其未能知道之全體然用力之久將有所得故夫子告之以一貫之道曾子果能默契其旨對以一唯曾無留難此其所以繼往開來唯曾氏之傳爲得其宗也故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

夫子言一貫曾子何以言忠恕

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日用之道蓋已觀省而服習之惟其未能即此以見夫道之全則不免有二然用力之久亦將有得故夫子以一貫之理告之曾子於是默契其旨然後知向之所從事者莫非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門人有問而曾子以忠恕告之者蓋以夫子之道不離日用之間自其盡己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

本末上下皆所以為一貫一貫是夫子無為之終始忠恕忠恕是曾子用力之一貫退一步言之也

曾子聞一貫之旨雖有得焉而難以告人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推明之使門人之易曉也忠即一恕即貫一本萬殊也一貫聖人之事忠恕學者之事一貫是包忠恕而言忠恕是明一貫之旨一貫是無為之忠恕自聖人而言也忠恕是用力之一貫自學者而言也曾子蓋自

一貫放下一級言之是忠恕未可謂之一貫自忠恕可以至於一貫耳先儒謂曾子之告門人亦猶夫子之告曾子然曾子聞夫子之言則曰唯門人聞曾子之言未有領會者亦無問焉是則夫子曾子之告則同而曾子門人之聞則異也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果足以盡夫子之道乎

忠恕一貫自其體而言辭雖不同本旨無異自

其用而言則一貫乃聖人事忠恕特學者事耳忠恕二字謂之盡一貫之者周不可然中心為忠有一之義推是以及人為恕有貫之義學者則謂之忠恕聖人則謂之誠仁程子又以維天命於穆不已言天之忠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言天之恕然則天地是箇無心底忠恕聖人是箇無為底忠恕學者是箇有心底忠恕其實歸於一而已

四書待問卷之七終

四書待問卷之八

論語　　　　臨江蕭鎰編

公冶長

漆雕開曾點言志不同何以皆謂之已見大意

大意是大綱功夫所見大綱則於細密處必有所未盡曾點志大見處甚高故下視天下之事皆所不屑為漆雕開見道分明而自信不及未能必其力行之所至以所見言則點高曾點所見在知漆雕開所見

於間以功夫言則皆未精密故止見大意耳
曾點所見在知漆雕開所見在行曾點氣象高明見
得上一截故能言而行或不掩漆雕開氣質貞固見
得下一截故雖信而不敢自信皆謂之已見大意者
先儒謂大意是大綱功夫大綱雖已見得而於理未
精明密也

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又曰野哉由也由
之瑟奚為於某之門及門人不敬子路則曰
由也升堂矣所謂升堂其事安在

子路好勇蓋有不當強而強者浮海之喜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正名之對不能闕疑而率爾妄言也北鄙殺伐之聲氣質剛果而不足以中和也然其見義勇于必為如唯恐有聞及人告以有過則喜則其所學已造乎高明正大之域聖人於門弟子未嘗不抑其所過亦未嘗不與其所至抑其所過使之懲其失而必改與其所至使之進於學而不懈此聖人是非之功公欲人之遷於善也

孔門弟子如由求赤夫子未嘗許之以仁何

謂以如其仁與管仲

仁者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意才有私意便不是仁三子豈果全不仁者但未能有以盡勝其私所謂日月至焉者耳管仲之心豈是純乎天理者但有仁者之功在天下後世亦不可揜故以仁之全體而言則三子猶未足以當之以仁者之功而言管仲其庶幾乎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何以

子曰性相近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亦嘗合性與天道言之而人之

所以受乎天天之所以賦乎人其相與之妙理愈精微而旨愈淵與有不可得而聞者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有是言也

夫子不與令尹子文陳文子以仁何以獨許管仲

子文相楚所謀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事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則其心未免于私而其不仁可見管仲之時勢楚勢日張少緩治之則中國皆為被髮左衽之歸管仲有仁之功自

不可捨比之二子所謂彼善於此者故曰如其仁如其仁者言誰如其仁也

子文文子之忠清夫子不許以仁比干伯夷之忠清則許以仁

比干至誠惻怛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伯夷從父之命有以合夫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其心渾然全無私欲之累雖無諫紂讓國之事已是仁人子文文子但各因其一事爲忠爲清而其爲人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故止謂之忠

清而不得謂之仁蓋比干伯夷之忠清而謂之仁者以其心而言子文文子而止謂之忠清者以其事而言

季文子三思子曰再斯可矣是不以多思爲尚也而曰君子有九思何哉三思而後行者一事而三思君子有九思者九思各專其一蕺

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及言狂而不直則曰吾不知

狂者進取進取者不爲枉曲而直可取也則巧僞生於其間併與其可取者亡焉爲無足望矣

孔子言小子狂簡欲歸而裁之然後來曾晳之徒弔喪而歌全似老莊不知聖人裁之之後何故猶如此

裁之在聖人聽不聽在曾晳

子路顧車馬衣輕裘而夫子稱其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何與

子路之願蓋與物公共之意而不忮不求乃其素行

故衣敝縕袍立于狐貉之側而不恥使其有車馬輕裘必能樂與朋友共之固非勢利之所能拘者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然後能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顏子曾晳皆能嘗言志而夫子不以與點者與回可也

孔門言志有從心上言者有從理上言者從心上言則實有是心者其所行必切近而精實從理上言則得見其理者其所知必玄遠而高妙顏淵從心上言

者曾皙從理上言者論其氣象則曾西所言固高於顏子以其見理之玄遠而高妙也論其工夫則顏子所言無非確實以其用心之切近而精實也而夫子或與或不與者蓋夫子知顏子得之於平日其知曾皙得之於一時得之於平日者不待與之而自無不與得之於一時者不與之則無以見其與已之志同也他日有曰賢哉回也又曰有顏回者好學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非與之之深何以至此

雍也

夫子稱顏子為好學而曾閔諸子不與焉乃以敏而好學稱孔文子文子與顏子其是班乎

哀公君臣以弟子好學為問則所答者好學故必不遷怒不貳過如顏子乃為真好學子貢以孔圉謚文為問則所答者謚文故因謚法勤學好問為文以見文子之文乃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之文非經天緯地之文蓋不以好學言也春莊

有窮理盡性之學有記誦文詞之學自聖門而言非窮理盡性以至聖人之道者不得謂之好學此顏子所以獨稱而閔曾諸子不與焉自衆人而言則凡誦記文詞勤學善問者皆可謂之好學此孔圉之可能而閔曾諸子以此為不足言矣

子華使於齊積人往無私交束脩之問不出竟夫子恕無私使鄰國之義

子華之使乃師友之禮親故之問非必私交隣國此未必為大夫時事如孔子將之楚先之以子貢申

中之以冉有及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皆使之類也

子謂仲弓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與答仲弓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同文或者以爲教之以取人廣大無方之意如何

仲弓焉知賢才而舉之之語則其於取人之方或者未廣夫子既以尒所不知人其舍諸語之矣若犂牛之喻則非與仲弓言之南軒引後章言之蓋爲回護不欲言仲弓之父不肖耳而謂以此語仲弓則非也二章意自不同

冉閔同以德行名閔子辭費宰而仲弓宰季
氏

君子之行不必盡同孟子論夷惠可見

顏子不改其樂孔子樂在其中

孔顏之樂自是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自無一毫之
累所以為樂然樂在其中則是自然之樂不改其樂
尚有不改工夫未免有意略與聖人不相似然未達
一間耳

顏子不改其樂孔子樂在其中優游自在無適而不

自得故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

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子貢貧而無諂能知自守矣及聞夫子貧而樂之言又引詩以明之夫子既與其可與言詩矣而子貢不如

顏子何哉

顏子亞聖之資知行兼盡其所樂者蓋所自有子貢知有餘而行不逮故于夫子之言雖有得為未必實能樂其樂也故視顏子自以為弗如夫子亦與其弗如

顏子之樂與曾晳浴沂詠歸氣象如何

六軍在前萬務在後聖人胷次氣象常如此顏子同乎聖人者也曾晳却不能常如此為其志大而行不揜所以做不到頭

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儒亦有小人者乎

君子循天理故其為學唯欲得之於己小人狥人欲故其為學唯務求知於人為人而學君子之儒必不如此君子小人以對舉言之君子儒為己則為人者可知其為小人然究其所以分則天理人欲毫釐之

問目

乞醯之直夫子不取孟之反策馬之言得無近于不直乎

夫子以其不伐言之策馬之言反以信其〔不〕伐也故孟〔不爲〕之反則爲證羊矣豈得爲不直乎

何莫由斯道何莫學夫詩同異

何莫二章之義正同故集註以何故乃不由此道釋之若莫以出不能不由戶譬夫行者之不能不由道則出之悖理犯義而不由道也多矣又何說以該之

耶

樊遲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司馬牛問仁子曰爲之難反答原憲克伐怨欲不行之問乃許其難而不許其仁

樊遲粗鄙近利故敎之以先其事之所難後其事之所得司馬牛多言而躁故敎之以於言必有所忍而不易發欲使爲其所難以至於仁也人有克伐怨欲而能制之使不行謂之難能可也謂之仁則未也上二難字以進德言下一難字以學力所至言

樊遲未能為仁之難故告之以先為其所難司馬牛未知為仁之難故告之以為之之難使之勉其所不能而不敢輕以為易原憲已能為其所難而疑以為仁故許以為難使之去其餘累以至於仁是難者所以為仁而非仁也

諸子問仁夫子答之不同則然矣樊遲三問仁而答各不同何也

諸子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稟之資而然也樊遲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學之至而然也聖人

教人如化工之妙物各付物而已

樊遲問仁者三夫子答之其說不一抑有先後乎

聖人教人必因其學之所至而發之樊遲粗鄙近利故因其問仁而先告之以恭敬忠之說使之存心養性積中而發外次告之以先難之說使無計獲之心至於愛人則又以仁之用言之聖人教不躐等於此可見

恭敬忠自始學至於成德皆當如此仁之體也先難

後獲乃恭敬忠之積于中者所爲若非恭敬忠則先難後獲可無措手愛人則恭敬忠之施於用者胡氏以恭敬忠爲先先難次之愛人最後蓋非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所謂先難無可下手既恭敬忠又先難後獲至於愛人則其用之發於外者是以胡氏之言雖無明徵而其理則先後之序固當如此

博施濟衆脩己以安百姓堯舜果以是爲猶病乎

堯舜在上能保天下無窮民否天地之大也人猶有

所慽見得道理無窮聖人之志固自以為未足也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慽博施濟衆脩己以安百姓豈非堯舜之所欲一有不及即是此心之病苟語治已足便不是聖人

告子貢以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為仁仁一也而說何以不同

子貢見夫子不輕以仁許人故舉博施濟衆以見其所問之大夫子恐其不切於己也故言立人達人以

見天理周流而無間若克己復禮唯顏子為能領此然克己復禮為心之德立人達人為愛之理克己復禮包立人達人之意立人達人亦具克己復禮之理要在人分別之而已

夫子答博施濟衆謂仁之間則曰堯舜猶病及顏子問仁則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博施濟衆聖人之功用克己復禮為仁之本體功用在人不能必其普徧故堯舜猶病天理在我則克己復禮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子貢好為高遠而已

博施濟衆爲仁則愈難而愈遠顏子心不違仁故能因是以求勝私復禮之目直以爲己任而不疑此又二子問學淺深之效也

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以字推字體認自明若能近取譬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固是恕至於欲立欲達與吾亦欲無加諸人集註謂狀仁之體然不說欲字便似有勉強之意如何

仁者己私消盡中無障礙故說己即人便在不待以

類而推所謂以己及物也恕者方欲滌去己私尚有障礙因己而後及人特以類而推所謂推己及物也仁恕皆是與物公共之意但仁者見得快恕者見得遲凡言欲者皆是己所欲之欲正是以己所欲者則施之於人若言有勉強意則當云己立而欲立人己達而欲達人經文却不如此

四書待問卷之八終

四書待問卷之九

臨江蕭鎰編

論語

述而

夫子戒子路之好勇則曰臨事而懼而又曰

勇者不懼

有血氣之勇有義理之勇非血氣無以載義理非義理無以養血氣此孟子之言養氣必曰配義集義而以無是不慊為餒也義理血氣相為用故其為氣至

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其德盛體充無所挫撓而何以懼為哉若夫血氣勝於義理而一切以不懼行之君子必亂小人必盜是非勇之過也有勇無義之過也子路好勇往往血氣之分數多義理之分數少故夫子深裁抑之臨事而懼欲其敬于事也非謂勇者之必懼也不懼正勇者之事臨事而懼夫子為子路好勇過我言之耳

子在齊聞韶韶舜樂齊何自有之

說者以為陳公子完抱韶樂奔齊其說本漢禮樂志

史記舜子商均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樂如之則謂陳有韶可也而取微子抱祭器適周為微或謂陳非亡國完以罪出宜不得而抱之或者成王以天子之礼樂賜伯禽故魯得備四代之樂春秋之時王室衰微諸侯皆有僭礼樂之心而魯之師摯適齊ゝ之有韶樂蓋自摯始夫子嘗稱摯矣必其於樂有可觀者 自脩

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夫豈未學之前固嘗有過學易而後無大過將猶不免於小過

子

到聖人地位愈覺義理無窮聖人存心如此未嘗自說無過至此方言無大過則猶似未能無小過也雖是謙辭然道理真實無盡期如此類方見聖人氣象

子所雅言詩書執礼何以不言易樂春秋

古之為士所習詩書礼樂而已言礼則樂在其中易掌於天下春秋於太史非學者所習之正業

桓魋其如予何匡人其如予何公伯寮其如命何

聖人雖有為不自必之詞者於公伯寮是也有為自必之詞者於桓魋匡人是也伯寮之愬子路利害在於廢興之間其愬之行則季孫惑志必有是理聖人豈得而必之哉至若桓魋匡直欲加害于孔子則聖人固知其必無是理矣如予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

夫子既言吾無隱乎爾何以又曰予欲無言

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而其妙道精微之發亦皆天理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自其體

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者觀之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固
自有可道可法可觀可度者存自其天理流行之實
者觀之則其至誠無息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自然有
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此聖人之所以為天也而豈諄
〻然命之乎自脩
先儒謂予欲無言與吾無隱爾之意相發蓋則言無
隱而未及無隱之實必待後篇四時行百物生莫非
天理流行發見之實然後無隱之義始明蓋學者知
無言之隱而不知無言之無隱也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何以不擇

多聞未必盡實若有所從不可不擇多見則得於目覩見其所已然但未有所行則不可不識以備參考

夫子自言多見而識之矣及子貢以夫子為多學而識之則又以為非

多見而識多學而識皆知者之事多見又知之次者不知而作聖人所必不有多見多學聖人所不必無但學者以是覩聖人則為未得其要耳子貢以已覩

聖人者也故以為多學而識之而不知聖人之所以
聖不在于多學能識之勤而在於一以貫之之地耳
曰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聖人非真以多學能識
謂非聖者之事蓋以撇子貢之滯使之造於
一以貫之地耳然多學而不知一貫則無以至於聖
知一貫而未嘗有多學能識之功又將何物以貫之
故聖人自曾子外非子貢不足以　於此
仁道至大夫子既不輕以許人而曰人遠乎
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則又易言之

仁道至大非全體　不足以當之非當理而無私心者不足以行之聖人未嘗以為易而許人亦未有以為難而絕人　於人心之所固有所謂心之德也常人蔽於私而不反能反求其心而不知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吾心去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則吾心　之所固有者即此而在矣夫何遠之有

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則仁似易言也　又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遠乎則仁又似難言

言之易所以取人進德之權言之難所以教人力行之至夫仁人心也不假外求欲之則至固無難者然不能身體而力行之即是此心不無私欲之累力有不足即不能勝此重任故至之難易猶須勉用其力也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

聖人未嘗以仁為易而有之於己亦未嘗以仁為難而絕之於人蓋仁道至大一有不至即為非仁而為仁由己反而求之在我而已學者不可以聖人自謙

之辭而忽於用其力也仁者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自心德之全而言則根於固有不假外求故欲之則至自天道之備而言則雖聖人有所不敢居者故曰吾豈敢奢蕞

泰伯

泰伯文王其迹不同夫子何以皆稱至德

泰伯處父子兄弟之變而欲全天性之恩文王處殷周興亡之際而欲全君臣之義然泰伯至德是對太王翦商而言文王至德是對武王誓師而言若論其

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
論其事則太王泰伯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
而泰伯爲獨全其心表裏無憾若文三分天下有其
二不免有不得其全者矣
二人皆可爲而不爲者所以爲至德

泰伯諸侯之子何爲言三以天下讓

泰伯之讓在太王時迹甚微人莫能知而所以使文
武之有天下實由於此是以天下讓也其讓國處人
得見其迹其讓天下處人莫知其心故曰使其不逃

亦足以造周故曰以天下讓
逃而以國讓者泰伯之迹使文武得以百里定天下
者泰伯之心使泰伯而不讓必不肯以滅殷為事不
讓國不滅殷則上不能成太王之志下無以開周八
百年周邦之基泰伯之心荒矣故讓之而　然後已
之心得大王之志遂周之天命自此始矣自脩
泰伯之讓知泰之必為周也知天下之必為周而不
以天下為利者以天下有待於文武也天下有待於
文武則大王傳次必在季歷故讓之季歷以及於文

武爲當是時周雖未嘗有天下而其所以能使文武
追周者皆自泰伯之讓基之則雖謂之以天下讓亦
可蒼叢

能矣而問不能多矣而問不多於寡不能且
寡矣而下問之豈人情乎

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唯恐一善之不盡故已固能
矣豈不猶有所未能已固多矣豈不猶有所欠闕而
人之所不能者或不能於此而能於彼也所寡者或
寡於此而豐於彼也其所以問寡問不能者求盡乎

義理之無窮非挾其能且多以窮人也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過庭之訓何以止言

學詩學禮而不及樂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此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過庭之訓但及詩礼而未及於樂者教不躐等

聖人教人固有次第興詩為學之始立礼為學之中成樂為學之終過庭之訓而曰學詩學礼者蓋學詩則事理通達心氣和平而後能言學礼則品節詳明

德性堅定而後能立其不言樂者或者此明伯魚之學可及詩禮而未及於樂故以詩礼之說而後成之以樂乎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使衰世之人皆如此誰與興天下之治

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既以邦有道而貧賤邦無道而富貴為可恥又以邦有道穀邦無道穀為可耻

上章為天下有道而隱無道而見者言之下章為有

道而苟祿無道而貪祿者言之其可恥一也

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又曰邦無道穀恥也

士當治世無可行之道而安於貧賤無有為之才而但知食祿其為可恥均也

有道而貧賤恥於無德可進有道而穀恥於無道可行

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巍巍乎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至論博施濟衆與安百姓則曰堯舜其猶病諸

論聖人之德大無不周聖人之心慊不自足堯之德同於天舜之德同於堯其斯所以為巍巍也聖人豈不欲博施濟衆與安百姓哉顧治有所不徧及耳是聖人之心不能不以之病也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而況於聖人乎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則固已多於舜矣何以言唐虞之際於斯為盛

五臣謂禹稷契臯陶伯益舉大臣而言也舜與則有

九官十二牧四岳之任春秋傳則有八元八愷之相
此所謂唐虞之際之盛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謂禹稷契皐陶益也
子夏乃謂舜有天下選於衆擧皐陶而不及
四人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以人才而言也如武王亂臣
十人之類選於衆擧皐陶以夫子言擧直錯枉能使
枉者直而言也以下文不仁者遠推之可知矣皐陶
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刑期於無刑是謂不仁者

遠所謂能使枉者直也薈蕞

四書待問卷之九終